

紅樓夢中的神話

卜喜逢 著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漫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有的金
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
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
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
相报岂非轻，分离聚合皆前
定。欲知命短向前生，老来

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
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红楼梦中的神话

卜喜逢 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中的神话 / 卜喜逢著. — 北京 :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039-6712-2

I. ①红… II. ①卜…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00486号

《红楼梦》中的神话

著 者 卜喜逢
责任编辑 左灿丽
书籍设计 丁智睿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caaph.com
电子邮箱 s@caaph.com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6–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20.25
字 数 260千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书 号 ISBN 978-7-5039-6712-2
定 价 48.00元

序

当己亥之春到来时，卜喜逢先生的书稿——《红楼梦中的神话》——杀青了。在付梓前，我得以先睹为快，首先向喜逢先生表示真诚的祝贺！

中国古代小说中，融入“神话”是常见的，比如《水浒传》开端的“误走妖魔”等。但《红楼梦》中的神话，却有着很多独特的意义。我们一向强调，《红楼梦》是一部重在写实的现实主义伟大作品，然而，我们每一个读者又都感觉到，在宁荣二府的上空，始终缭绕着虚幻的云霭，而且与书中叙述的人世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绾合，构成了《红楼梦》特有的“风景”。从审美的意义上说，这或者正是一种“虚实结合”之美，而“以虚带实，以实带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恰恰是“中国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宗白华《美学散步》）因此，对“红楼梦中的神话”的探讨，无疑是一个极有学术价值的课题。

读了喜逢的这部著作，我的收获是很多很多的。喜逢嘱我为书稿撰序，自不敢当，这里只能写下我的一点肤浅的读后感，以表达我看到新的红学成果的喜悦。

这部书稿，对《红楼梦》中的三个神话做了深入的解析。书稿中指出：“如果说‘女娲补天’神话是《红楼梦》的缘起，‘木石前盟’神话是宝黛爱情的前世，那么‘太虚幻境’神话则是整部《红楼梦》的主线预示与主要的哲思起源。”沿着这一基本思路，书中对三个神话分别做了条分缕析的论述，且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见解，包括各个神话本身的渊源、演变以及在《红楼梦》中的意义。书稿中特别对“太虚幻境”的神话，做了细致的阐释，指出“太虚幻境”在全书中的四次“出现”（第一、第五、

第十二、第六十六回），以及它的文化蕴含等多方面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这部书稿以三个神话为切入点，对《红楼梦》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讨。我们常说，《红楼梦》有说不尽的话题。是的，正是这无尽的话题，构成了红学、曹学，出现了可谓汗牛充栋的著述。特别是那些“热点”，更是众说纷纭，绵延不绝。喜逢之书稿，以一位青年学者的锐气，从三个神话切入，对一系列“热点”，如“补天”“还泪”“意淫”“兼美”“钗黛合一”“悬崖撒手”乃至若干红楼人物年龄性格命运、《风月宝鉴》的作者……都做了有益的探索与阐释。众所周知，这些“热点”，不仅其本身含义曲折，隐意费解，而且多年来红学家们、红迷们以及广大读者给予的解析、考证、索隐、猜测、探佚、联想、梦呓……更可谓五花八门。因此，喜逢之作，在探讨、论析这些“热点”本身的同时，更对那“纷纭”的“众说”做了系统的梳理和辨析，表明了自己明确的取、舍，甚至是坦诚的商榷，我以为，这是一位青年学者应有的、可贵的治学品格。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喜逢的坦率论述，无论是延续了前人之见，还是自己富有新意的观点，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贡献。在书稿中，谈论“补天”，则认为“曹雪芹所补的对象，应是家族之天，人生之天”；解析“意淫”，则强调“体贴”的含义；分析“木石前盟”，则重在“还泪”与“思凡（母题）”、“报恩”；辨析《风月宝鉴》的作者，更结合所谓“二书合并”与“一稿多改”的两种说法，而明确指出《风月宝鉴》的作者就是曹雪芹；论述“钗黛合一”，则从“左钗右黛”“左黛右钗”的争论说起，指出，这种争论“是因为曹雪芹对这两个人物形象刻画得太完善……以至于让读者倾注了自我的认知与感情，产生了代入感……这种争论是感性化的，是由不同的价值观导致的冲突，是对诗性美的欣赏和对理性美的欣赏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基于读者的认知，认知的差异，导致矛盾的产生，所以，只要《红楼梦》还存在着，那么这种冲突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在讨论《红楼梦》的悲剧时，特别论述了“《红楼梦》的悲剧”与曹雪芹的“无意于悲剧”二者之关系……总之，对很多大家关注的红学中的问题，喜逢的书稿都有所论及。而且，凡所议论，皆以文本为据，既借助版本的

比对，更博引诸家著述。学术视野宽阔，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由于红学本身的复杂，大量的红学著述阐述的见解，都很难取得广泛的“共识”。喜逢此作，自然也不能奢求。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见仁见智，正是常理。如今，红学专书，层出不穷；网上红文，铺天盖地。这既是可喜的繁荣，也是严重的挑战。我深感当前撰写红学著作之艰难。因此，对喜逢的这部专著，作为红学的新成果，我感到特别值得珍惜。

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很多中青年学者，驰骋在红学的天地，他们锐意进取，勤奋耕耘，正预示着红学辉煌的未来。喜逢，正是这奋进者之中的一位青年学者。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读到他更加完美的新著。

拉杂数言，不成体统，就此搁笔。时逢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段启明

2019年4月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女娲补天”的神话	
一、女娲补天神话的改写	018
二、为什么以“女娲神话”来开端	025
三、《红楼梦》对“女娲补天”神话意蕴的继承	030
第二章 “木石前盟”的神话	
一、“木石前盟”神话的渊源	042
二、“还泪”浅析	054
第三章 “太虚幻境”的神话	
一、“太虚幻境”的文化渊源	070
二、“意淫”的解读	088
三、“兼美”的解读	109
第四章 “一僧一道”浅析	
一、“一僧一道”对文本的勾连与推进	129
二、“一僧一道”与宗教融合	135
三、“一僧一道”的符号化应用	139

第五章 由《红楼梦》中的神话所引发的思考	147
一、“金陵十二钗”的人生之思	149
二、关于“风月宝鉴”的思考	183
第六章 由《红楼梦》神话所引发的辨析	201
一、“石”与“玉”之辨析	203
二、“冷”与“热”之辨析	220
三、“真假”“有无”一联的三重阐释	241
第七章 《红楼梦》的悲剧生成	259
一、无意为悲剧	261
二、《红楼梦》中的“命定”“因果”	278
三、《红楼梦》的悲剧根源与曹雪芹的“追问”	297
后记	313

绪
论



—

什么是神话，鲁迅先生解释为：“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①或可进一步阐释，神与神话，当是立足于先民对自然界诸神奇现象难以理解，进而认为有一种超越人力的神秘，在左右着这个世界，对这些能左右这个世界的存在，可以称为神。神的产生与先民们“万物有灵”的认知有关，他们认为万物的生长、太阳的东升西落、月亮的阴晴圆缺，乃至云霞的变化、雷声的轰鸣、山谷的回声等，都是秉承着神的意志，体现了神的力量，先民们对此展开想象，对这些自然现象进行了拟人化的描述，而这种种自然现象，也就成了神的作为。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也代表先民们对世界的起源以及自我来源的探索，虽然这些探索在现在看来，大多是荒诞不经的，但在先民们的认识中，这却是最合理的解释。

在世界的各个地方，神话是普遍存在的。同样，中国也有着源远流长的神话，如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精卫填海，再如三皇五帝、夸父追日等神话，分属于神话的不同种类，散见于不同的记载。总体而言，与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等古文明的神话相比，中国的神话多为断简残篇，少有专书记载。对此现象的解析，鲁迅先生认为有两个原因：

^① 鲁迅著，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①

鲁迅先生的这种阐释，是针对严格意义上神话的定义。与人们口头上常说的神话相比，此种定义所涵盖的内容是非常狭窄的。人们口头表达的神话，实际涵盖了神话、佛话、仙话、部分民间传说以及文人用神话思维创作的文学作品。单纯谈严格意义上的神话对文学的影响，则难免为定义所辖制，难以体现全貌，论述的过程也容易多生歧义。中国文化有着极强的同化力，无论是何种文化、教义，在进入中国后都会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而本土的文化又与之相互融合，同时产生变化。如果将这个过程放置于中国与神话有关的文学作品上，就显得更为丰富多彩。其中，既有先民的集体无意识创作，又有民间口耳相传的传说；既有道士与道教文人的创作，又有僧人及释家文人的创作，更有文人参与其中，以神话思维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而其中思想，却难以一一括明。神话又有仙话化的过程，佛话又有着向民间文学的转化。而无论是仙话，还是佛话，都从民间传说中承继了大量的素材。此中源流多歧，内容多样，实难定义。统称为神话，实际已与严格意义上的神话定义相去甚远，此中的神话，已非仅是先民们的无意识集体创作了，其中更有宗教的因素，以及文人以神话思维创作的作品。唯一能保持的就是，这些神话中神化了的人物，具有出于人力以上的共性。

事实上，鲁迅先生也深受这种内容与定义难以契合的困扰，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道：

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

^① 鲁迅著，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利邪正善恶是非真枉诸端，皆混而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①

此论断当是“混而析之”，故以“神魔小说”名之，此举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且“神魔小说”这一名词，也专指三教同源之后明清时代以神话思维创作的小说。如果将“神魔小说”这一专有名词推而广之，未免是对鲁迅先生定义的误读。故而我们也仅能使用人们口头上常说的“神话”来做一笼统的理解。下文中再次出现的神话，不能以严格意义的神话相要求。

早期与神话有关的文学作品，大部分由带有方土背景的文人参与，如刘向与干宝。此时期的这类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以史传文学笔法来进行创作的，素材多来源于民间传说，并具有了初步的小说特征。至隋唐五代时期，传奇逐渐兴起，部分道士与信道文人“有意为小说”，创作了大量的神话小说，这些神话小说现存的主要集中在《太平广记》之中。后期又有许多著名的单篇，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至宋元明清四代，更出现了许多“话本”与“拟话本”的神魔小说，这些小说大量存在于“三言”“二拍”之中，如《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张道陵七试赵升》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与神魔有关的章回体小说，如《封神演义》《韩湘子全传》等。到了明代，更是出现了神魔小说的大繁荣，如吴元泰的《八仙出处东游记》、余象斗的《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与《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杨志和的《西游记传》、吴还初的《天妃济世出身传》、许仲琳的《封神传》、朱名世的《牛郎织女传》等，而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吴承恩的《西游记》。

在其他一些非神魔小说中，也多有借助神话因素来作为小说的缘起的。如《水浒传》中以洪太尉误走妖魔为引子，引出整个故事；《昭阳趣史》以燕、狐二精相争，被玉帝惩罚，后下界托生为赵飞燕、赵合德，从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而展开故事。

也有许多故事，以神话起，又以神话结。如题名为蓬蒿子编的《新世宏勋》，以阎罗王勘狱，见沉狱久滞，不得轮回，因奏请玉帝处置。玉帝乃纠察人间善恶，令九天清狱曹并法勘司勘问，判自秦桧以来，三国囚魂，在刀兵劫内勾销，并遣派天狗等好杀之神进入人世，搅乱乾坤，是以明万历、天启、崇祯三世，天灾人祸频发，民不聊生。以此故事为引子，引出李自成，展开故事。又以清帝入关，为崇祯发丧，龙虎山张天师诣阙朝贺，并建醮四十九日，虔通上帝，玉帝谓明国运终，向有妖星下凡，今已完劫。后又有福王故事。

此类小说，大部分借助神话作为缘起，同时又将故事的流向加以预示，使读者在读小说之始，就大约可以明了故事的走向，此或可称为先验性，从而起引领读者阅读的作用。如《新世宏勋》中开始之神话：一来是以天命作为小说故事的统照；二来又预示小说中的刀兵劫的由来；三来确定了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刀兵劫。以神话结尾，形成一个轮回：其一是小说形式上的完整，以神话起又以神话终；其二是故事的轮回。如此就圆满地将整个明的灭亡，清的建立，归结为天命。

与上文所举例的《新世宏勋》类似，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打造了一个神话群落，以神话作为开端，但因八十回故事之后的文稿散佚或未创作完成，导致我们并不清楚曹雪芹是否会用神话作为小说的归结，但此做法仍是最大的可能。在无名氏所续的后四十回中，同样以神话来归结了《红楼梦》。

在《红楼梦》中，神话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①曹雪芹同样打破了神话在小说中的作用。神话在《红楼梦》中的作用，不再单纯是引出故事，完结故事，使之形成一个圆满。在《红楼梦》中，这个神话群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引自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落形成了一种形而上的哲思，在凡世的叙事基础之上又加了一层神话的叙事。这既丰富了《红楼梦》的思想内核，也给予凡世故事以更大的发挥空间。如由神话故事所引出的“补天之叹”“真假之辨”“意淫之思”等，无不吸引着读者去思考。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神话群落的存在，《红楼梦》的写实又加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也使它更具有了吸引力。

神话的虚幻性决定了曹雪芹可以更灵活地运用自己的想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神话叙事对凡世叙事的引领与指导意味是非常强的，可以说，这三个神话决定了《红楼梦》故事的走向与结局，具有命定性与先验性。

如果说《红楼梦》中的故事是由神话引导到凡世的，那么这个过程是一个由简至繁的过程，读者如果直接切入《红楼梦》的本体故事，就容易淹没在《红楼梦》的瑰丽之中，丧失辨别之能。对神话的解读，更易于读者从整体来把握《红楼梦》的思想，也可以形成一个高的视角，来纵览《红楼梦》中的思考。故而对《红楼梦》中神话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重点，此亦是笔者选择由此切入的原因。

二

我们常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评价。《红楼梦》中的情节之复杂、人物形象之丰满、思想之深邃无不刺激着笔者，笔者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常常感叹：《红楼梦》真非人力所能为！

《红楼梦》如同一个小社会，社会中有的，《红楼梦》中都有。这就造成了人们理解的多歧。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也会有一千种《红楼梦》。从读者的接受程度来说，阅读的过程也是再创作的过程，在这个再创作的过程中，会融入读者本身的理解与发挥，而这又基于读者自身条件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效果，折射出不同的人。

《红楼梦》的凡例之中写道：

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①

小说第十二回中，“风月宝鉴”哭诉道：

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

《红楼梦》多歧的特性，再加上书中这类或多或少的“引诱”，众多的读者就去追寻《红楼梦》背面的故事了。《红楼梦》是伟大的，是一流的小说，那么《红楼梦》中所隐含的必然是第一流的大事，如能破解，岂非重大发现？再加上寻奇涉幽是趣事，偶然的比附所得更是乐事，于是许多读者就在索隐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了。

《红楼梦》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的，《红楼梦》当然也有着背面可以来探索。然而这个背面，却是曹雪芹深沉的思考，苦涩的灵魂。

每个读者阅读《红楼梦》，所得各不相同。笔者读《红楼梦》也有着自己的脉络，为便于读者阅读本书，在这里稍作介绍。

首先，必须要说到的是：笔者认为，在《红楼梦》中有一个绝对的主角，那就是贾宝玉。在小说第一回中写道：

……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

^① 所引原文、脂批，均引自吴铭恩汇校的《红楼梦脂评汇校本》，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2013年版。余不另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干风流冤家都是陪同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的，因为他们要下凡造历幻缘，才陪他们了结此案的。如此来看，这一干风流冤家自不是主角。因此就排除了宝钗、凤姐等一干人。在《红楼梦》中，宝黛的爱情故事，对应了这里的“还泪”，在宝黛的爱情故事中，宝玉、黛玉是主角，然而《红楼梦》中并非只有爱情故事，而贯穿《红楼梦》始终的，只有贾宝玉。

《红楼梦》对于人物、情节的描述大多是非常细致的，塑造了一系列典型人物，也对百态人生加以了描述，然而这些大都是围绕着贾宝玉来进行的，作为主角的贾宝玉，身上就有了曹雪芹的许多影子，笔者借此去思索曹雪芹的思考。

如果将《红楼梦》加以划分，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姑且称为贾宝玉的“世悟”与“情悟”。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受中国文学传统母题中的思凡模式的启迪：下凡的仙人总是要回归仙界的，而回归仙界的过程就是“悟”。因八十回之后的《红楼梦》的不可知，我们也无由得知神瑛侍者是否返回了仙界，但是这个“悟”的过程在前八十回中是有着明确的进程的。

在贾宝玉“世悟”的过程中，应该是以贾宝玉对世态的思考为主的。从创作来说，这应是曹雪芹对世态的思考，转而用贾宝玉的一生经历来体现。曹雪芹生于繁华，家族之中三代四人长期执掌织造之事，可谓富贵奕世之家，而繁华的生活总是短暂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却是必然，曹家终归也没落了。这种由繁华而至没落的生活体验，写到《红楼梦》中，就成为荣宁二府，乃至于四大家族的覆灭，也成为贾宝玉“世悟”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贾宝玉的“世悟”因着曹雪芹的思考的加深而加深。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过程，可以称为曹雪芹的第二次生命。曹雪芹的思考随着《红楼梦》的创作也在加深，于是就有了更深的思考，对社会规律的认知也就更为深刻了。

曹雪芹在思考这种社会规律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也想突破这种社会规律的影响，从而找到自己心目中的人生之路。阅读《红楼梦》，我们可以